

主旋律的通俗唱

刘成勇

量，如表现民族气节的《呼家班主》(血性)、反映世道人心的《狗肉汤》(闪电手)以及弘扬传统伦理道德的《孝匪》(药引子)等，《巨岩碎涛》则是张新安对多年来一直坚持的主旋律创作在现实生活领域的一次迈进，是对“人民性”这一时代主题的文学生表达。

批判性

民间话语的存在价值

作为一部主旋律文学，《巨岩碎涛》在弘扬正气、讴歌正义的同时，没有回避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种种矛盾。小说以侦破形形色色的案件为主线，涉及到政治权力斗争、国有企业改制、枪支毒品泛滥等社会热点问题，从而辐射出整个颍川市的政治生态、经济生态和社会生态。张新安以批判性姿态介入到“人民性”话语和市场经济伦理的裂隙处，在对社会现实的理性审视中反衬出“提倡主旋律”的必要及其实践过程中的艰难。

《巨岩碎涛》一方面直面现实矛盾，揭露了社会生活中的阴暗和弊端，另一方面则主要从民间视角出发对主旋律中的那些不和諧音调进行批判和质疑。这一策略由小说中的聂凤翔完成。聂凤翔是个农民，因贷款所养的鳊鱼被盗而被银行以骗贷为由举报到经侦支队。派出所破不了案，经侦支队以涉嫌诈骗将其刑事拘留一个月。5年的时间，聂凤翔一直不断上访鸣冤。他上访的形式比较特别，除了专门装扮出“败相”以引起人们的关注，最主要的是以念叨民谣、顺口溜的方式发泄自己的不满。如他讽刺公安人员的无能：“公安局，不破案，白吃群众大米饭；公安局，算不到，犯罪份子拍手笑；杀老文，手段高，凶手至今乐逍遥。”

对政府不顾民生而追求政绩的揭露：“扒掉民房建高楼，民脂民膏在里头。”除了这些政治讽喻，聂凤翔还对社会人生持有忧患意识。有道是当事者迷，旁观者清。有时候，聂凤翔是一位冷眼旁观的智者，提醒俗世中的人们“奔奔忙忙，何日算了？”“……苦心钻营干什么？”“有时候他又是一位热心世事的贤人，既痛心于社会风气的堕落、道德伦理的沦丧，又劝导人们克制欲望、一心向善。

民谣自发地产生于日常生活并在日常生活中自发地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承载着真实的民间生活信息和价值取向。民谣是民心的风向标，通过民谣可以见出风俗民情、体察人心向背。作为弱势话语，民谣并非一味顺从主流意识形态的呼唤，而是以自己的逻辑对主流价值观念进行阐释、修正或是抵触、消解。聂凤翔作为民间智慧的体现者和民间话语的代言人，以合辙押韵、通俗上口的民谣宣泄、释放着民众的困惑、迷茫甚至焦虑、愤怒的政治情感，表达了对失范的社会秩序的不满。

当然，民间并不总是与主流分庭抗礼。一方面民谣的软性对抗为自己在主流话语边缘地带的生存获得可能，就像聂凤翔在上级领导视察现场并没有遭到清场民警的驱逐，反而被公安局副局长吕胜“像老朋友似的轻轻拍着”肩膀。同样的，他也可以在平坟现场添油加醋，在大街上信口胡诌、在市委大门前念念有词却未遭到任何反对或阻止。另一方面，当主流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表达了民间的合理诉求时，民间会改变批判对抗的姿态而对主流价值认同。因此，当聂凤翔的案件破获之后，他“百感交集，感动得当着众人的面，一把扯下背在身上几年的‘冤’字，摔到地下，又狠狠地跺几脚，然后挥起剪刀，剪掉头上的长发”。接着他又即兴编了一段顺口溜：“大接待，受称赞，局长关心盗警案；终于打掉该团伙，继续养鳖信心添。”从某种意义上说，聂凤翔对主流的讽刺、质疑到最后的感激、称颂，反映了民间伦理与主流价值的通约、对接与缝合。聂凤翔的这一转变表明，民间话语的批判不仅不会削弱意识形态话语权力的地位，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意识形态的文化，也促使意识形态反思如何降低姿态，与民间进行妥协性对话，从而更为有效地整合多元的社会价值，促使社会的良性运转。

通俗化

《巨岩碎涛》的叙事方式

以通俗化的方式阐述主流价值理念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惯常做法，如《说岳全传》《杨家将演义》以及《三国演义》《水浒

传》等。但“五四”以来，在民族国家叙事划定的文坛格局中，通俗文学因其世俗和日常而被置于文学价值等级序列的末端。这一状况至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有所转变，但在讲述主旋律的文学作品中，通俗化叙事并不常见。毕竟相对于严肃的政治话题来说，通俗化叙事不仅意味着主旋律的自我降格，更有可能是对意识形态尊严的冒犯。但作为一种美学原则，通俗化无疑又是实践文学作品主旋律教化与大众化普及的最佳方式。张新安在《巨岩碎涛》中以通俗化的叙事手法讲述着主旋律的思想主题，在思想性与娱乐性的平衡点上演奏出主旋律文学的精神格调。

首先，《巨岩碎涛》非常注重故事性。小说以文章华被杀案为主体故事，穿插进梁满仓盗牛杀人案、马彪犯罪团伙受雇杀人案等十多个大案要案。作为主体故事的文章华被杀案起因非常偶然：颍川港副总设计师文章华因与市长张政明外貌高度相似而被副市长潘登高指使的杀手马彪误杀。作品在这一颇为巧合的悬疑故事中缓缓展开，读者也在对接连不断的故事的消费中受到主旋律的无意识熏染。

其次，《巨岩碎涛》采用了章回体的叙述结构形式。章回体小说既有利于营造故事的“传奇性”，从而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又不脱离故事的社会现实基础而凌空虚蹈；既可容纳多个叙事单元，又有统摄全文的中心意旨。张新安以章回体的形式叙述主旋律故事，一方面是有利于作品意识形态功能的顺利实施，另一方面也是他多年来一直坚持的民间化叙事的延伸。无论是回目或扣子的设置还是叙述视角、叙述人口吻等都可看出对章回小说的承袭和借鉴，这也表明传统艺术形式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仍不失价值和意义。

最后，《巨岩碎涛》在语言方面具有民间化、生活化、口语化的特点，大量歇后语及方言土语的运用增添了作品的幽默风趣，鲜明的语言形象体现了浓郁的中原文化气息和醇厚地域文化性格。这也可以说是主旋律文学“接地气”的策略之一。

总的来看，主旋律文学并非全是交响乐的高雅，也不尽是黄钟大吕的庄严。张新安对“主旋律”的“通俗演奏”既是对“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艺术主张的回应，也是消费文化语境下文学自身发展的必然。期待张新安在此路途上愈走愈远。

2016年春季项城西刘庄采风作品选登

丙申岁三月十八日，已至谷雨节气，春深时候，应绮烟阁主人之邀赴项城市永丰镇西刘庄采风。去岁秋日，诸友相约赴吟人故里采撷诗材，兼或访问诸地风情，叙凝彼此友谊。共议一人一程，依次进行。所得吟稿，结集为册，分而藏之，以为他年茶余饭后相忆之资。因俗务相扰，延至今日，首程终得成行。同行者周口瘦丁、都烨、婷美、海玲、商水俊颖、继平、项城建华、本亮，戏作“豫东八友”。此行得诗词曲作计16首，兹将诸家雅韵录之于后，以求教于大方。(瘦丁)

□刘海玲

无题

三十年后遇师长，
旧貌依稀两鬓霜。
岁月惊如驹过隙，
偷身掩袖泪湿裳。

【北仙吕·后庭花】

赏几朵云儿波底行，爱几片夕霞堤上红。斟几盅故里高粱酒，佐几样佳肴美味羹。醉朦胧，村头田埂，吹几番清凉乡野风。

□李俊颖

草河偶题

久慕钟灵地，春深作伴游。
渔家时调远，林鸟婉歌柔。
曲岸生新草，清溪隐钓舟。
若君来此处，可泛武陵舟。

踏莎行·西刘庄寒烟故里即景

日暖风和，桃青杏小，满园碧绿熏芳草。依街林立起层楼，农家处处呈新貌。
麦径寻幽，菜畦觅宝，村头恰有书声闹。嫩娘巧手饭留香，家翁喜望丰收好。

□宋继平

咏永丰

几度烟云几度风，
千年灵气荡晴空。
项城倘有诗三百，
一半应期出永丰。

临江仙

魏晋中生诗客，桃源洞做贤人。
如今依旧气氤氲。草河呈俊秀，村野绝凡尘。
倾慕秦关汉月，犹怀宋泪唐醇。
浅斟低咏出清新。前人多雅致，我辈更精神。

□李建华

西刘庄

无边春色绕楼群，
放眼刘庄处处新。
扑面春风撩客醉，
梦中笑醒种田人。

【北越调·天净沙】

西刘庄采风

春风打浪撒欢，楼群拔地撑天。
庭院林阴鸟啭。歌声婉转，让人陶醉流连。

□阎本亮

【中吕·山坡羊】

访西刘庄

麦花初秀，莺簧逸奏，八仙也抵不住乡村诱。入西刘，上桥头，春香浸染彩衣透。再抿点陈年老窖酒。别，村道口；归，美尽收。

【中吕·朝天子】

访支书刘文周

入村，进门，握手相存问。商成身返返乡人，高票支书任。才讲了新闻，又聊到本分，总不愧祖宗及子孙。帮左邻，扶右邻，养鱼修路民心顺。

就像呼喊到了一阵风

倪莉

早晨被一阵炮仗声惊醒
今天是个好日子
其实我想说的是
每一种声响都是证明自己孤独的存在
我们行走，从一望无际的草原走过
茫茫人海，再到险峻的高峰
我们一路呐喊
呼喊一个我们也记不得的名字

看到窗帘飘起，我知道起风了
对于某些现象
你同我一样一筹莫展
在所有的风花雪月里，我们只是过客

我们努力的呐喊声
最终谁也没有听清
其实不用管这些
等风的人，一直都在——搬命运运
尽管你知道最终是孤独的
但是，在不是清晨的清晨
我们还是喊了一个名字
就像呼喊到了一阵风

二、诗画禅意的艺术斡旋

诗书画同源。近年来，作为著名书法家的王猛仁先生，另辟艺术的蹊径，他致力于题画诗的创作，将散文诗与中国画、山水画、摄影进行跨界结合，在不同的艺术门类之间展开艺术的斡旋，于不同文本的互文性上探寻散文诗的“间离”之道，墨香流韵，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彼此生发，交感呼应，优势互补，相得益彰，相辅相成。对此，著名散文诗作家耿林莽先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认定王猛仁“也是一位出色的画家，用诗绘出的画，可能并不比纸上的美术品逊色”，“境界与风格迥异，充分显示了他才华的多面性”，“画是静止的，平面的，毕竟只能显示瞬间，而猛仁的诗，却将平面延伸为‘立体’，通过丰富的想象力，极大地丰富了画的感染力，突破了时空的局限。”（见《中国散文诗十二家》序、《河南散文诗九家》序，河南文艺出版社2014、2013版）。的确，王猛仁将散文诗与中国画、山水画面珠联盟合，视界相通，于清幽雅静之中超尘脱俗，于宁谧安详之中参禅悟道，于色彩变幻之中涵咏品味，每有清静之气扑面而来，空灵之感油然而生，诗情画意并置共存。举凡袁海船的国画《冷香》《三清秋韵》《春染太行》《梅韵》《幽香》，张志颖的山水画《汽笛长鸣惊宿鸟》《千岩万壑荡胸间》《深壑琴声语》《石横曲径转苍翠》《枝头输绿听鸣溪》，吴涛的国画《清芬风华》《腮红如玉》《新色新秀》《淡爽》《温柔百合》，葛翌的摄影作品《沉默的石窟》《雅丹风韵》《乌镇荡舟》《渔光曲》等，悉收眼底，尽遣笔端，诗人于圣洁与虔敬



蜂恋花

卞群英摄

爱与美的徜徉

——论王猛仁的散文诗(中)

崔国发

里涂染真实的永恒，静静地觉悟着艺术家的神来之笔所挥洒的满纸风骚；顺着那色彩缤纷的线条，一次又一次地完成对胸中丘壑的塑造；踏着被画家写生过的石板路，寻找属于自己的那缕温情；尽情地涂染暖阳那种金黄的色调，在自己的心中蓦然点起灵感的火苗……“你是笔与墨的絮语。”/你是情与景的交织”、“此刻，拿起画笔，将涨潮的温柔，注入一片清虚的蔚蓝”、“在你线条分明、笔筒意足的画面，纸墨无言，却惊飞一道彩虹”、“碧野芳踪，澄明脱尘，墨韵玄妙。”/在这浓浓的色彩背后，有一个傲然的笑，在山之一隅羞涩隐放。/然后，让意象跳荡于笔端，继续背上行囊，跋山涉水，穿风越雨。/只是，走不脱你那心内的葱茏”、“《时雨滋青翠——题张志颖同名山水画》”，诗人通过对线条、色彩、意象的艺术观照，将我者的性格、气质、情趣、境界乃至人格风采都融入他的画面中，情与景的交织，虚与实的互补，浓与淡的调和，简与繁的转换，动与静的交错，意与象的跳荡、巧与拙的玄奥……无不任艺术辩证的全息视角中呈现“心灵的葱茏”，并且凸显出了发自内心深处的灵魂

的声音以及“澄明脱尘”的平和宁静，诗与画的合流所溶入的悠悠气韵，于自然朴素的描摹中，酿成了彩虹一样脉脉的温情。注重立意，力求简约，直抒胸臆，行笔干净利落，不仅是张志颖画家的艺术风格，也是猛仁诗人审美的追求。同为写意笔触，他们在两种不同的艺术维度上充分地展现各自的才气与修养，寄兴比附，殊途同归，诗与画终能互联互通，相映相照，而毅然成为内在灵魂的生动载体。也许正是看到了艺术的这种别具的能量和无限开发的可能性，王猛仁的散文诗因势利导，形成了一种诗、画、摄三者交融互汇的美学风致。特别令我感佩的是，猛仁的题画散文诗，大多带有禅宗式的诗性智慧，纯净、圣洁、幽静、空灵、肃穆、虔敬、素馨、清雅、秀逸、大彻大悟等词语频频出现在他的字里行间，充分体现了禅宗这种“悟”的意蕴。“飘逸的线条，流动着，跳跃着，渲染画外的世界和画家胸中的内壑。水墨淡彩中，留一片空白，留一份清静，甚至还有几分禅意，几分仙气，几分傲骨。”/缠绵的藤蔓，繁茂密集的林杉，终年不息的山泉，勾勒出大幅色彩斑斓的画面，孕育出一首韵味悠

长的诗篇。/只等我慢慢走近，只等春风吹拂，只等心田一片翠绿。/蓦然间，有一种韵味，已定格成永久的美丽。”（《太行春早——题袁海船同名山水画》），从这篇散文诗中，我们不难捕捉到禅宗式的诗意，无论是飘逸的线条，还是缠绵的藤蔓，无论是繁茂的林杉，还是流淌的山泉，无不呈现出一个色彩明丽而又幽深清远的意象世界，所以才有“水墨淡彩中，留一片空白，留一份清静，甚至还有几分禅意，几分仙气，几分傲骨”的句子，而在这个意象中，又传达了诗人对于无限和永恒的宇宙本体的体验，为此才能把那一种意味“定格成永久的美丽”，这就是“空灵”。空灵的文化内涵，是禅宗的“悟”，由此我想起了著名美学家叶朗、朱良志写过的一段话：“禅宗主张在普通的、日常的、富有生命的感性现象中，特别是在大自然的景象中，去领悟那永恒的宇宙本体。这就是禅宗的悟。一旦有了这种领悟和体验，就会得到一种喜悦。这种禅悟和禅悦，表现在诗歌中，形成一种特殊的美，就是空灵。”（见《中国文化读本》第200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版）。诗画禅意的艺术斡旋，使王猛仁的题画散文诗“启示人们一种新的觉悟，就是超越有限与无限、瞬间与永恒的对立，把永恒引到当下、瞬间，要人们从当下、瞬间去体验永恒”（同上），诗人在他的题画诗中要定格的，或许就是禅宗式诗性智慧的美。一切都是那么清静、明媚、幽深，最后让我们在轻吟他赏画的诗语时，心与境皆归于空寂，乃是一个在瞬间感受永恒的美的世界。

陶醉在周口的春天里(组诗)

朱莠

春晓

不觉晓风寒，
幽香扑鼻端；
小径红满地，
喜鹊正贪欢。

咏柳

亭亭玉女身，
上下绿丝巾；
不待东风至，
新妆嫁与春。

清明

晨曦罩老城，
细叶旧枝萌；
一鸟高飞唱，
林园瞬止声。

春来周口

春风又绿新城柳，
沙颍河边人面瘦；
老酒一壶醉半宵，
东楼空见月光透。

咏柳(二)

春分岸柳晓风凉，

春思

拂面新条似嫁娘；
细叶昨天刚剪出，
如今已是及腰长。

春思

春入诗家总发愁，
良辰美景太难留；
满城烟雨今还是，
不见当初共醉楼。

沙颍河桃花

桃花脉脉客纷纷，
沙颍河边探仲春；
此刻满城人且醉，
东风犹自泛红氍。

河岸农家菜馆

杨柳风来水上斜，
弯弯沙颍满坡花；
明明只有寻常菜，
吃货缘何胜酒家？

最美周口天

仲春景色汇三川，
周口迎来最美天；
不见游人曾饮酒，
为何红晕满腮边？